



康寧志

山川靈淑之氣磅礴而鬱積必有英奇磊落之士生乎其間正郡密邇

皇畿爲燕趙一大都會滹沱經其南恒山峙其北東流瀛海西枕大行天地之菁華於此絕無少秘惜內而論道經邦外而分猷布績文章擅著作之才公侯繫腹心之寄或矢忠貞以報國或敦孝義以型方往牒所傳由來誌美卽其邁軸爲懷不求聞達高軒乍駐偶爾驪棲落落芳蹤亦有足稱者焉他如岐黃龜筮之傳飛錫翔雲之侶秦樓夜月聿著仙風青女素娥並

鍾間氣余也流覽前徽緇羅散軼仿諸史體各爲表  
章賢哲固有兼長原可叅觀而見掄揚不同溢美敢  
云儼人非倫我

朝聲教涵濡倬天章於雲漢其觀國之光以爲太平黼  
黻者炳炳麟麟日新月盛吾知閩郡山川且爲生色  
豈僅如昌黎所云燕趙多感慨悲歌之習而已哉志  
人物

正定府志卷之三十一

人物一

名臣上

求皐夔稷契於三代下恒不數數觀顧士君子際明  
良之會主臣一德寮案同心凡國計之盈虛民生之  
休戚禮樂刑政之張弛損益官府內外賢姦忠佞之  
黜陟進退皆於我躬乎是屬坐論於殿陛之間而化  
流於侯甸要荒之外四海之人想望丰采方且覩其  
出處以下安危豈非大丈夫得志於時者之所爲而  
當世所稱賢豪間者哉志乘所載如魏元成之於唐

曹國華之於宋董彥明梁乾吉之於元於明略舉數人已足炳日星而光河嶽況

國家重熙累洽

聖聖相承賡歌喜起之風比唐虞尤盛士生其時以不負所學者不負於

朝廷梁玉立之芳規傳掌雷之讜論所以追美前徽而垂型後世者正未有艾此誠邦家之光非僅閭里之榮也吾於名臣之纂而不禁爲之欣慕焉

周

邵穀南行唐人晉文公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

曰邠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穀將中軍使邠濤佐之自是申宣諸侯麋至晉庭穀力居多

周 紹番吾人趙武靈王立紹爲傅曰寡人始行縣過

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自磧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人有言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欲子傅王子紹曰志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恡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忠不竭臣之

罪也傳命僕官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  
知此六者所以使子紹曰乃國未通於王之胡服雖  
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敢不聽令王遂賜紹胡  
服衣冠具帶黃金以傳王子

番吾君姓名不傳趙烈侯時人君於番吾故名烈侯好  
音欲賜鄭歌者搶石二人田萬畝相國公仲連不可  
弗聽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  
知所侍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  
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適然明日欣侍以  
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

不克君悅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爲師欣爲  
中尉越爲內史賜連衣二襲君子曰番吾君一言而  
能開悟其君相其利不亦溥哉

按番吾君不詳其姓氏亦無赫赫可見之績第卽其  
進賢數語有合乎格其非心之道者故記之以爲大  
臣倣法焉

漢

田叔趙陘城人趙午言之趙王張敖以爲郎中漢七  
年陳豨反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自持案進食禮甚  
恭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午等皆怒謂王曰王事上  
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爲亂趙王齧其指出血

曰先人失國微主上某當蟲出公等奈何言若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悖德遂私相與謀弑上會事發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趙午等皆自殺惟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敢有隨王者罪三族田叔等赭衣自髡鉗以從事白趙王敖得出乃進言田叔十餘人上悅盡拜爲郡守諸侯相移數歲梁孝王使殺故吳相袁盎景帝詔田叔案梁俱得其事還報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勿以梁事爲問也上曰何也曰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誅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爲魯相初到

民有訟王取其財物者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耶何自敢訐若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王感悟遂盡自償焉魯王好獵相常從之及王入苑中休相暴坐以待於外王數使人請相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遊數年叔卒於官王以金賜子仁不受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

田 仁叔之子初與任安同爲將軍衛青舍人因薦召見問其能略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

戰鬪仁不及安安對曰決嫌疑定是非辨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武帝善之使安護北軍使仁護邊田穀於河上二人名震天下其後用任安爲益州刺史以田仁爲丞相長史仁上書言天下郡守多爲奸吏三河爲甚是時河南河內河東多丞相御史姻戚子弟方貴戚用事數上書言之三河太守皆下獄誅死上東巡仁奏事稱旨拜爲京輔都尉還拜爲丞相司直數歲會太子舉兵誅江充上聞其事命丞相劉屈氂討之使司直主閉守城門仁以太子父子之親不欲繫之太子得出亡坐縱太子下獄誅死

南北朝魏齊

魏釗字顯度鉅鹿下曲陽人博涉羣書才兼文武知名梁楚淮泗之間魏高祖南伐聞而召之授內都直侍左右師次淮南諸城未有下者釗乃進曰陛下百萬之軍風行電掃攻城略地所向無前然而師次淮南已經累日義陽諸城猶敢拒守此非不懼亡滅自謂必可保全也因陛下卒徒果銳殺掠尙多人皆畏威未嘗懷惠恐一旦降下妻子不全所以遲疑未肯先發臣請間入城內見其豪右宣達聖心示以誠信必當大小相率面縛請罪陛下拔其英楚因而任之

此外諸城可不勞兵而自定高祖嘉納之釗遂夜入城中示開生路城中大小欣悅明旦開門出降自此而南望塵歛附高祖謂釗曰卿之一言逾于十萬之師揚我信義播於四表實卿一人之力卽授義陽太守又令釗與諸將統兵討襲所當無不摧破時經略江左方大用之遇風疾頻降醫藥竟不痊後加建忠將軍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精于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魏高祖太和十九年爲主書任城王澄爲雍州刺史啓普惠爲府錄事叅軍尋行馮翊郡事澄功衰

在身欲於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  
澄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豈可勸射又七  
日之戲今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停之爲便澄  
納其言托辭自罷澄轉揚州啟普惠領開府主簿尋  
加威遠將軍普惠旣爲澄所知歷佐二藩甚有聲譽  
旋京之日裴東藍縷澄資絹二十疋以充行資遭太  
妃憂臣寮爲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訪於  
普惠答曰古者婦人從夫諡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  
特蒙褒錫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  
久之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

諫議得君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師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書陳其不可太后遣使召普惠與諸臣相問答卒依前詔於是拜令辭還普惠又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之後月一陞見又以肅宗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謂從朝夕之因求祇劫之果未若先萬國之懽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時史官剋日蝕豫勅罷朝普惠以逆廢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肅宗靈太后引普惠于宣光殿隨事難詰廷對移時因論太尉咸陽王冀州刺史京兆王

乃皇子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戾沈淪幽壤緬焉弗  
收豈是興滅繼絕之意太后命公卿博議正光二年  
詔遣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  
後患上疏極諫不聽先是仇池武興羣氏數反西陲  
郡戍租運久絕詔普惠以本官爲持節西道行臺普  
惠至南秦停岐涇華雍關東秦六州兵武召秦州兵  
武四千人分配四統令送租兵連營接柵相繼而進  
運租車驢隨機輪轉別遣中散大夫封答慰諭南秦  
員外常侍楊公熙宣勞東益氏民後東益十萬石租  
皆稽留費盡升斗不至鎮戍兵武遂至飢虛普惠拜

表按劾公熙還朝賜絹布一百段時詔訪冤屈普惠  
極論親疎世減之法差謬遂使勲戚懷屈幽顯同冤  
紛訟彌年莫之能息出除東豫州刺史豫州猶因蕭  
衍前弊別郡異縣之民錯雜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  
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管攝有方姦  
盜不起民以爲便孝昌元年卒於州謚曰宣恭

魏子建字敬忠釗族兄仕魏累遷東益州刺史布以恩  
信遠近清靜正光五年南北二秦城人相繼構逆僉  
以州城之人莫不勁勇同類悉反宜先收其器械子  
建以爲城人數當行陣盜皆驍果安之足以爲用急